

宗璞
散文

客有可人

宗璞
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各有可人

宗璞
著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客有可人/宗璞著;杨柳编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5.1

(宗璞散文全编)

ISBN 978-7-5339-4088-1

I. ①客… II. ①宗… ②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3857 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

封面设计 吴 捷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客有可人

宗璞 著 杨柳 编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字数 103 千字

印张 6.125

插页 4

印数 1—6000
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088-1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序

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我在西南联大附中高中一年级学习。学校安排我们到滇池中间的海埂上露营，夜间有站岗、偷营等活动，得以亲近夜色。我非常喜爱月光下茫茫的湖水，很想站在水波上，让水波带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把这种感受写了一篇小文，寄给昆明的某个杂志。文章发表了，是在一种很粗糙的土纸上。那是我的第一篇散文。我没有好好保存它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了。而那闪着银光的茫茫湖水却永远在我的记忆里。

一九五九年春天，我写了一篇散文《山溪》，是访问小五台山林区所得，发表于一九五九年第十六期《新观察》杂志。（我曾经误记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五一年，在此更正并致歉。）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，有五十五年了。这些年中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发生了很多变化，有很多感受、很多

想法,我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散文;前后出版了二十余种散文集,内容多有重复。现在把五十五年的散文收集在一起,按内容编成五卷,可以视为我的散文全编了。“选集”受到篇幅的约束,往往有所偏重;“全编”似乎庞杂,思考或有深浅,着墨或有浓淡,但都是我生命的痕迹,读来也许会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。

能够出版这套散文全编,端赖我的老战友、好战友杨柳女士,她也是一位资深的编辑。为了编这套书,她做了近三年的准备,反复阅读,校正错字,精心思考怎么样编得更好。没有她的苦心,是不会有这套书的。也要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,他们把社会效益放在首要地位,出版了这套书。这种重视文化传播的理念,无疑是很可贵的。

宗 璞

2014年12月12日

时为冬至前十日

目录

- 001 / 绿衣人
- 004 / 不要忘记
- 010 / 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
- 023 / 潘彼得的启示
- 029 / 彩虹曲社
- 033 / 酒和方便面
- 038 / 辞行
- 043 / 小东城角的井
- 047 / 风庐茶事
- 051 / 从“粥疗”说起
- 055 / 星期三的晚餐
- 061 / 猫冢
- 067 / 偶感
- 070 / 《世界文学》和我

075/ 京西小巷槐树街

078/ 风庐乐忆

082/ 客有可人

089/ 药杯里的莫扎特

093/ 祈祷和平

099/ 下放追记

104/ 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

112/ 小议十二生肖

116/ 谁是主人翁

119/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

125/ 那祥云缭绕的地方

131/ 从近视眼到远视眼

136/ 告别阅读

142/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

147 / 一只小蚂蚁的敬礼

149 / 扔掉名字

153 / 散失的墨迹

158 / “大乐队”是否多余

161 / 变迁

165 / 考试失利以后

170 / 李姐趣事

173 / 铁箫声幽

181 / 云在青天

绿衣人

近来翻译了一篇小说《信》，其中有一个自私的母亲教育孩子说，你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要再拆信，信里都是别人的痛苦，不要让别人的事伤你自己的心。译时觉得纸上一股冷气逼人，暗自庆幸我对信的感受完全相反。

我喜欢信，喜欢读信，书信越过高山，使分隔两地的离人能互诉衷曲，从互相关心中得到滋养。古时把生离死别并列，自从有了邮政，虽生离而能有音信，比起去到那永不会有任何消息回来的天国，自然大不一样。

每个人一生会收到许多信，我也一

样。我曾为别人的欢喜而欢喜，为别人的悲哀而悲哀。也曾写过许多信，希望别人为我的欢喜而欢喜，为我的悲哀而悲哀。为了信，我曾盼望，也曾等待。哪怕得到的是难题，是痛苦，我却因世界上不只有我一个自己，而觉得更充实更温暖。

得信的最后环节，是送信人了。他们身着绿衣，骑车在一栋栋房屋前停下来，投递着人们期望或不期望的消息。这一带春来樱花如雪，夏日榴花似火，秋时蔷薇类的黄花开得满院皆金，冬天的雪花飘飘扬扬，覆盖了一切。绿衣人总是准时地走过花的曲径或雪的小路，把一封封信送到门前。

今年雪下得早，雪使世界变得纯洁了，柔软了，像一篇正在写的童话，像一个尚未飘逝的梦。在静静地飘落着的雪花中，我看见一点绿色，被地上的雪光照着，移过来，移过来——

这是小展。奇怪的是，以前我们都不曾知道绿衣人的姓，而现在人人知道她是小展。她不只送来邮件，还带来欠资信，免得我到邮局去取；有朋友的汇款要转到别处，她说代办了罢，不麻烦；邻居在路上遇到她，她会告诉今天有他的信；年底收款，头一天每份报纸都打上醒目的红字：明日收报费。

也许小展有时不能给人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消息,但是小展本身,便展示着希望了。她不只骑车又下车,拿出信报放进信箱,她是用了心,一颗充满了希望的心、充满了关切的心、总是想给别人方便的心。医生们说,两个同样的病人,一个受到应有的治疗,一个除了治疗,还有亲人的关心,后者得生的希望要大得多。我们曾伤过元气,我们多么需要千千万万这样宝贵的心,来补养,来恢复,来建设新的一切。

雪地上那一点移过来的绿色,常在眼前拂拭不去。忽然想起,不只送信人身着绿衣,整个邮政系统用的俱是绿色,这也许有什么史话罢。我无考据癖,只从常理来想,绿色正是春天的颜色,生命的颜色。人们希望书信能带来春天,带来生命,带来希望。虽然有的信会传来噩耗,但是身着绿衣的人却承担着带来希望的使命。

春天的希望,生命的希望——绿色的希望,不是每一个新年都应该带给我们的么?

1981 年底

原载《人民日报》1982 年 1 月 7 日

不要忘记

火车在细雨迷蒙中到达墨尔本。邻座的建筑师帮我拿下箱子,找来手车,然后郑重告别。不一会儿,来接的伊丽斯女士找到了我,驱车直到沃蒙学院,我在那里下榻。沿路树木红黄相间,不知是否枫栌之属,只觉满眼秋色。不禁念及燕南园中,此时应是春光明媚、丁香如雪了罢?沃蒙学院的主楼建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,尖塔高耸,厚重的方形石柱上,缠绕着大概是爬墙虎一类的植物,叶子也已鲜红了。主楼四周是松墙,草坪,各种树木,还有些别的较古雅的楼舍。校园里的气氛从容而宁静。

按照计划,这个上午我该休息。因为空中小姐罢工,我原定从阿多雷德飞墨尔本,临时改乘了火车,似乎是有些累。不知是谁提起,这一天是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”。在这一天,参加过第一次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军人全都上街

游行，以纪念为国牺牲的战友，纪念太平日子的得来不易。我们便赶快乘电车前往。电车有轨道，给墨尔本城增添了几分古色古香。

很快便看见了游行队伍。一队队海、陆、空三军军人，各着军服，精神抖擞，战旗飘扬，鼓乐前导。有人虽已过了花甲、古稀之年，但步伐整齐有力，一点儿不显龙钟。伊丽斯说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知还有没有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，也一年比一年少了。这时，走过来穿着苏格兰裙的队伍，前面有三匹高头大马，马上是三位英俊少年，也许是哪家老军人的子弟。他们似乎在说：年光流逝，老人总要离去；而这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”的游行，却是会继续下去的。

细雨仍在轻轻飘洒，但谁也不介意。我们跟着游行队伍，走走停停，来到一处高大的圆顶建筑物前，原来那是战争纪念馆。队伍在这里转过去，解散了，后面还不断地走来。因为游行，纪念馆闭馆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来，有些怅然。

离开墨尔本的前一天，一位澳洲中国明史专家费克光先生陪我到植物园参观。这植物园真美！我们在黛色参天的各种树木间穿来穿去。忽见一泓澄净的湖水。湖畔绿草如茵，黑天鹅浮在水面，不时把红喙伸入水中。岸边宽阔的

石阶上，有一群群白色的海鸥，有的飞起，有的向我们蹒跚走来。我觉得，澳大利亚中部艾耳石一带的原野如同“茅台”，色彩强烈浓重，使人酩酊；而这里，这植物园的景色，如同“竹叶青”，明丽而又有韵味，使人微醺。当然，对澳大利亚景物，对中国的酒，我都是外行；外行人的外行话，也许倒有真意。

但当我们来到战争纪念馆，站在那高大的圆顶下时，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外行，我感到了应该纪念的一切。厅中有澳大利亚国旗和军旗，有澳洲男女军人的塑像，还有牺牲的人名单，很长很长的名单。当我们慢慢在馆中走动时，一队队中小学生进来瞻仰，从他们鲜嫩的脸蛋旁望过去，我看见在墙壁上，不只一处镌刻着这样的话：“不要忘记他们失去了青春的生命，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。”

“不要忘记”——我想起前几天的游行队伍，不也是“不要忘记”么？在阿多雷德的战争纪念碑下，常有人放置新鲜的花圈，不也是“不要忘记”么？在阿丽思泉，我们最先去瞻仰的，也是纪念碑。它在一座小山顶上，那里可以俯瞰全城。纪念碑本身简单朴素，上面没有名字，没有复杂的话语，只有这样几个字：“不要忘记”。

就是在眺望世界最大独石——艾耳石的沙丘上，也伫立着一块约有一人高的长石，上面也刻着“不要忘记”。

“不要忘记”。又怎能忘记呢？如果没有人向恶势力斗争，怎得创造、保存美好的一切？据说二次大战中，澳洲青年在东南亚一带牺牲了四分之三。在我们的八年抗日战争、三年解放战争，以及“十年浩劫”中，中华优秀儿女的骨殖为大地增添的分量，又是多少呢？

很快辞别了墨尔本，到达堪培拉。堪培拉的秋色也极浓，照计划栽培的树木一层黄，一层红，一层棕，一层绿，极为绚丽。城中有湖，湖上有桥。夜晚，桥上灯火通明，为夜色做了恰当的点缀。湖上有喷泉，白天定时喷水，水喷得高高的，在明亮的阳光下，闪耀着各种颜色。离湖边不远，有澳洲国立图书馆，有议会大厦，有新建的高级法院，还有正在建造的艺术馆。再过去，就是战争纪念馆了。那是我一定要去的。

论建筑，并不新奇。进门处有一个长形的水池，池水清可见底，池底疏朗地散落着银币，是表示纪念与尊敬的。内部有好几个厅、室，也有很长很长的牺牲军人的名单，哪一团哪一连都写得很清楚。也有三军战士和妇女后勤人员的塑像，都有真人大小，他们都是那样俊秀，年轻！地上摆着几门大炮，都是战争中的实物。因为时间仓促，我匆匆走了一遍。和我同去的几位澳洲国立大学的教师、同学，没有来得及讲解什么，我也没有看见哪儿写着铭文

或别的话。当我走出大门，站在高高的石阶上时，我忽然感到一种强烈的感情的撞击，我几乎大声叫出来：“不要忘记！”

难道谁能忘记么？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祖国，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，仰头看那湛蓝的天，一幕幕图景闪了过去——八年抗战时，那边远的山村，夜晚一灯如豆，窗纸上染着油烟的印迹；在飘扬的大雪中赶去看解放军的兴奋心情，那毛茸茸的帽子下年轻的红红的脸，显得那样天真；那老同志描述的战争的情景：“人的身体把战壕都垫平了，还是得在上面走”；还有那十年的巨大灾难，那使人不成为人的巨大灾难；张志新、遇罗克临刑前那深沉的痛苦……哪一点应该从心上消失，能够从心上消失呢？痛苦的记忆会使人逃脱浅薄，会使人理解社会、人生，会使人奋力消除今天的痛苦。千万不要忘记死去的人啊！正是因为他们死去，我们才能活着……

在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石阶上的片刻，我经历了人类向恶势力斗争的许多年。我知道，这历程远未结束。联邦政府的身着制服的司机朋友走来了，他是个胖胖的快活的中年人，有三个得意女儿。这时，已是夕阳西下，远山的轮廓在落照中勾勒得格外分明。在那云霞辉映的天空上，似乎也写着几个大字：

“Lest We Forget”(不要忘记)

1981年6月16日

原载《十月》1981年第5期